

卷之四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洪惟



陽樹陸氏藏

世宗補皇帝入嗣大統勵精化理  
漭漭海內之觀聽而總挈乾綱杜  
旁落清政本摧左貂之恣睢褫

而歸之日闕

經筵親業耕蠶揆文奮武而按覈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八  
大邑五之八  
徐一  
邊鎮以脩安攘網羅才實輒出  
京朝官柄文事至於

達孝尊親明聖亶於述作漢宋抉其  
謬盭贊贊然稽古禮文取次釐  
恣嚴

郊社朝夕之祀定

先師稱號之宜十餘年間樞機品

式靡不備具赫然

中興之烈此寧獨

主德茂哉則臣與有勞焉維時

太師張文忠公翊神明之孝思  
躬格衆之曠覽建白典禮

睿志允諧成進士六年而登樞輔擁  
躡風雲托契魚水

明興一人而已嘉靖初一切劾罷表  
章軼往憲來雖

宸斷天啓而籌帷造膝寔公翊贊其  
間具在公奏疏中予嘗反覆讀  
之彼其以孤踪抗羣呶發

明倫之偉辯擴不匱之

大孝其功卓矣然且上酌褒崇不黨

諛於人

廟之請下理忤逐乞

曠恩于異己之儔論捄首揆揚公  
至再益力竟能霽

天威以全寬假論脫侯延齡之族罪  
寧批鱗觸怒而不忍

世廟傷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八  
昭聖之心此豈庸庸者有哉蓋其矯  
矯謬謬氣足以發其辯而劉然  
動於忠篤誠懇之思則有獨至  
者所以結

主知而光

聖德彌成嘉靖初元之治也逮其清  
操竣節屹然砥柱瑩然冰雪世  
紛外慕舉不足以動其中殆超  
立於埃壒表矣昔賈誼才亞伊  
管慨然請興禮更制乃不見售  
於謙讓之主而卒以自窮公孫  
弘年六十奏對合上意不數年  
而拜相然曲學于誚於轅固多詐  
暴於汲直而難於朝方商鹽鐵議

屈於桑孔買臣相業闇然惟温  
 國文正公嘗異韓歐持濮議天  
 下義之而入相元祐遂標旋乾  
 轉坤之績今觀之公以新進議  
 禮立談取相有貢之通達而量  
 則過有弘之寵過而業則閔方  
 之文正寔相伯仲顧蘓長公則  
 謂温公進之速用之盡而歸於  
 神宗知公之深然則公之所受  
 知

世廟者豈其微哉孟子曰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盖  
 天祚我明而  
 世皇出以顯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中興若公者天為

世皇而生以名當世兩遇相得非偶  
然也

臨軒側席四歸四召

簡注始卒不衰訃聞

震悼輟朝三日贈賚有加

世廟之所為知公者豈其微哉予以

防汎過東甌父老能道公始末

其居第樓院皆官為闢治所自

治者猶然儒素迄今稱清白子

孫益信公之相業彪炳固有本

也公之孫中書君汝綱汝紀汝

經出公集乞序余景企有年不

敢辭故既讀而論著之如此

萬曆五年孟冬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前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右副都

御史湖廣提督學校副使監察

御史後學姑蘇徐枋謹撰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永嘉張文忠公遇

主甚竒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

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

賜手調藥賜居第書院額非出

宸翰則出



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  
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

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

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願  
盼廷臣鮮所當旨夫禮者文人  
憚以為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  
為廢大臣之學問能廢細俱入

則當顧問過盤錯直迎刃而解  
耳公教授姚溪精於三禮讀書  
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  
時進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  
辨才柱三事大夫之口眾目睽  
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  
議論之快心精神之透骨世誰

得而抹殺之所謂豪士如玉山  
千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  
議時桂公萼方公獻夫夏公言  
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  
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  
服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  
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  
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  
創一言否試之少司馬汰邊方  
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總  
憲決大誣之冤獄彈不職之屬  
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平  
潞州之劇盜定大同之叛兵諸  
君子又能創一言否

東坡先生書  
卷之二  
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黄門立索  
回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  
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  
及謀外曹不及聞古典不及攷  
而分陰寸晷之間如宿構於平  
時咄嗟於俄頃者宰相須用讀  
書人公之謂矣

肅皇帝由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  
局也公以一書生抵掌而取相  
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  
局變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  
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  
禮官不能違即君且不能違也  
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

也時也亦勢也易卦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老臣宿儒齟齬焉執已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祿之而謂人輕我

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說者謂公一言取相類范睢公孫弘余獨否否公孫弘當會議開陳兩端使人主自擇不如公之強直自遂范睢甫入秦秦太后穰侯得罪去而公救解昌國公張鶴齡兄

弟終

昭聖皇太后之世竟得長繫者皆公力也公五十不治生產近清禁絕私交近正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牀之薦管仲曰其為人也 能不失國柄韓魏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

是二者惟公足以當之蓋大臣之事君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并避是非膽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

肅皇帝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盡公其得公者膚耳此公之奏  
議不可不讀也

萬曆甲寅孟夏既望

後學楚人楊鶴謹題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張文忠公嘗

肅皇帝朝以言禮稱

上意六年而首端揆遇合甚奇恩寵  
甚渥勳猷爛然去今七十餘載  
孫太守君始輯其遺文類而鈔  
之初諭對錄列

宸章睿藻於前附公條答於後一諭

一對如相賡載次奏對錄則

自上手疏封事不復列

聖諭矣并及其平日應酬贈送序記

諸篇今摠為一書敷奏之文仍

前奏對而稍增補待與文特始

加詳有奉

勅誤者有恭和

御製者洋洋纒纒靡不備載概公生

平撰著盡在是矣屬不佞叙之

不佞茲誦諭奏二錄緒所以序

以備矣或以公為言禮驟貴或

以為非盡絲言禮貴或奇其按

合之易或稱其不避是非之難

或以公為能不失相之柄又或  
 著其相才之高相業之盛令不  
 佞搦管揚言何能有如然諸序  
 中直侈公當日事耳請言其文  
 飾章繪句備飾鞶帨者經生之  
 文也黼黻皇猷鋪張治道者宰  
 相之文也經緯天地炳蔚帝王

者天子之文也天子之文不與  
 臣下同宰相之文不與經生同  
 而公之所為文又不與他相同  
 凡公所遭逢之事非朝家恒有  
 之事也故公所撰著之文非文  
 章家恒有之文也自古名卿鴻  
 儒負經綸述作之才立朝之章



疏名山之副藏鉅篇短裁集而成帙皆謂之文然儒者博極羣書追秦擬漢孕宋苞唐網羅雖富組織雖工不過勒成一家斷以不朽自命非必盡闕乎朝廷國家之故子大夫竭忠攄悃感時憤事如賈太傅之策晁太常之論陸宣公之議蘇文忠公之策略策別能於廟謨國是有裨或以條奏或以進呈第出於臣下一時之意見未必上心之所欲詢其言或用或不用或聽或不聽皆積日夜熟思預擬而成之而後以効之上非能取奏於

新刻皇朝書院  
卷之八  
五十四  
咄嗟俄頃間上駟問而下猝應  
也夫至臣相驩召見面儀上世  
有之至勤

天子之筆札連章累牘反覆諭對  
御書之下逮億倫之上陳稱壽字別

彌而不名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惟公之身履之六惟公集中見

之他文章家曾有是乎初登  
用於正德之季時年已五十矣  
肅皇帝以茂齡繇藩邸入登寶位繼  
嗣繼統之議未定

新主尚少舊臣恃恩往往執判定之  
成禮以膠父子兄弟之轍

至心不能無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

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闕三  
事大夫之口

天子倚之自是遂復用口爰立之命  
出于

帝賚外不繇廷臣之推內不緣中涓  
之口為中興真相第一盛事故  
凡

上欲有所為而未就或有所疑而未  
決輒下

手札非時遣小黃門齎以問公立索  
回奏而公援筆隨應如議農蠶  
議郊祀日月議禮器樂舞先師  
廟禘之類事無鉅細制無豐約  
必俟公商確而後定而公遂蒙

舒其所為文如此也仲尼序列  
 古帝王不以文章與虞夏殷周  
 之聖人而歸之如天之堯盛稱  
 其文為煥豈他聖人盡皆無文  
 哉君猶天也君之文乃天之文  
 也堯之文思開天闢地敬授人  
 時其君咨命其臣陳謨而其大  
 者乃在於禪受揖遜之交通父  
 子君臣之轉局而不失父子君  
 臣之正局成勳華之協首開萬  
 古文明之秘故仲尼煥而天之  
 肅皇帝以天之文為文公以  
 肅皇帝之文為文大位公若禪受不  
 以世及拘也

溫旨藹若都俞不以簾陛隔也國統  
以正系統以明治隆而化洽禮  
備而樂和天地官而百昌序此  
文之至也夫惟有王者之興然  
後有名世之從能儀非常之禮  
而煥未有之文漢文帝新自代  
入周絳侯為相重厚少文問之  
錢穀刑獄不能置對安知文章  
洛陽生通達國體文能應之而  
少年喜事不中機宜卒莫能移  
謙讓不逞之志其言後六年驗  
文耳

天子嗣統依稀代來好興三代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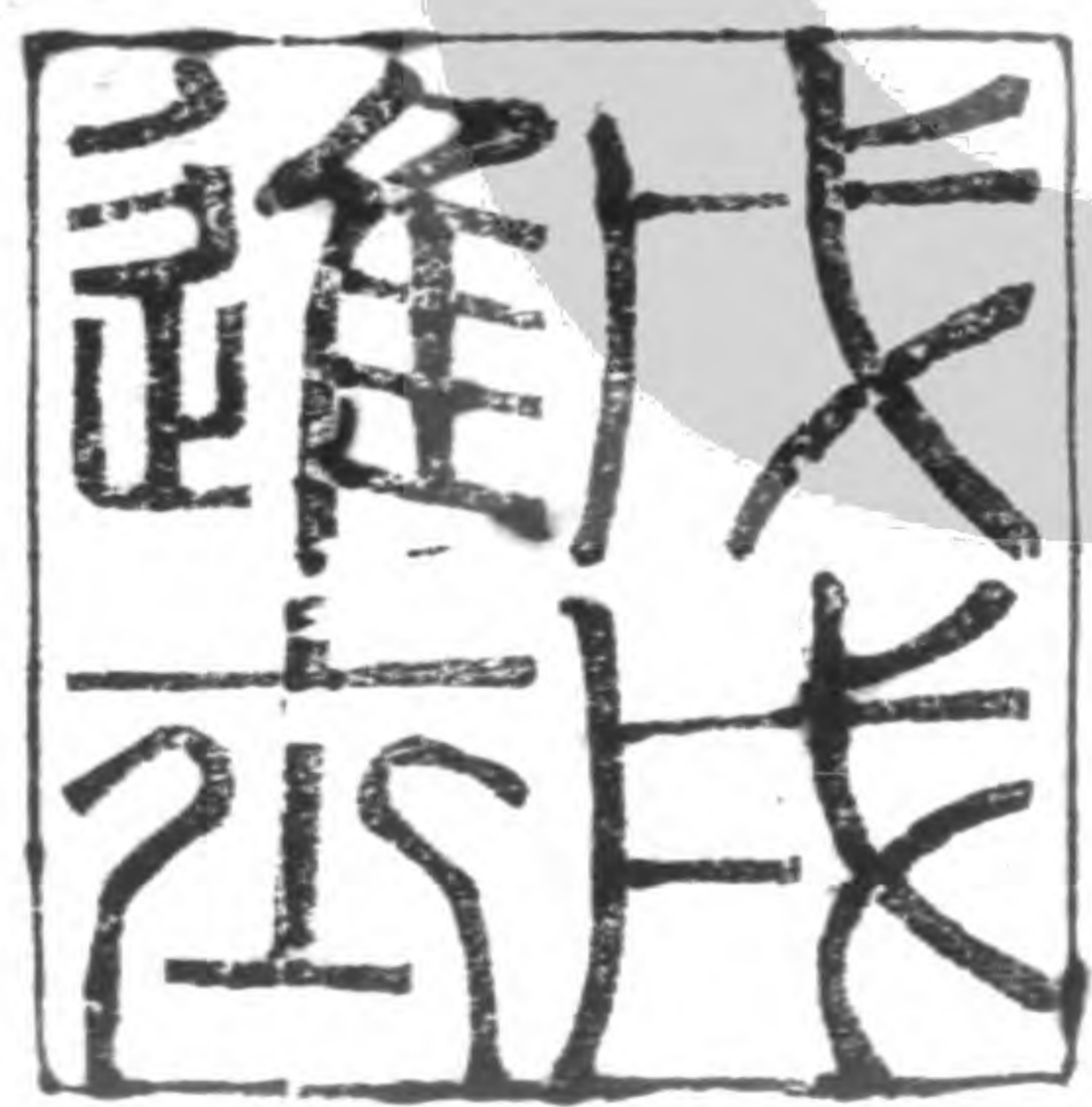
力建國策

天

不與謙讓者嫌以通達速過路  
陽而遭時進會勝之功名著於  
當身文采表於後世真所謂宰  
相之文哉如其證今鄙故揆藻  
摘辭則文家之剽技耳非所以  
盡之也

萬曆乙卯季春既望

溫陵後學丘應和頓首撰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夫常人而常事也則世共安之

若以非常之才創非常之業其

始未有不駭且疑者故自古豪

杰出身任事不變色於山摧不

瞬目於塵走而一家一國天下

之非皆不暇顧然後得以抒其

東建皇朝書院  
卷之八  
獨見究其宏施而與天地俱蔽  
非苟而已也我朝

肅皇帝龍奮湖湘河魁手握廟然與  
天下更始而恥言守府為不世  
出之君文忠公以孤生未察一  
言悟主其際風雲其誼魚水用  
能托肺腑而竭股肱為不世出  
之相金之礪舟楫之濟鹽梅之  
調雖不乏人要於史所稱公折  
姦偉屏芑苴明主威蕩國蠹阜  
然救時名相何減元之所欣  
願執鞭馬竭耒甌越因得伏謁  
祠宇徘徊故址若或見之而公  
孫太守公適哀公遺藁而梓焉



且激予言汝曰讀其書知其人  
 今之知公者遇主竒耳結主深  
 耳而不知其首倡大倫力排羣  
 喙張膽明目不獨置身榮辱外  
 并置身是非外而始成其為公

也蓋當大禮朔議新舊而下攘

臂相角文襄諸公後勳未起公

挺身身檢寸舌縷々乎纏々乎

隨駁隨應玄黃其戰使少懾衆

憲々形色沮氣奪而退一步地

幾無處所矣故曰置身榮辱外

也且其時爭者皆老臣名流排

圍叩闕在彼為批鱗在此為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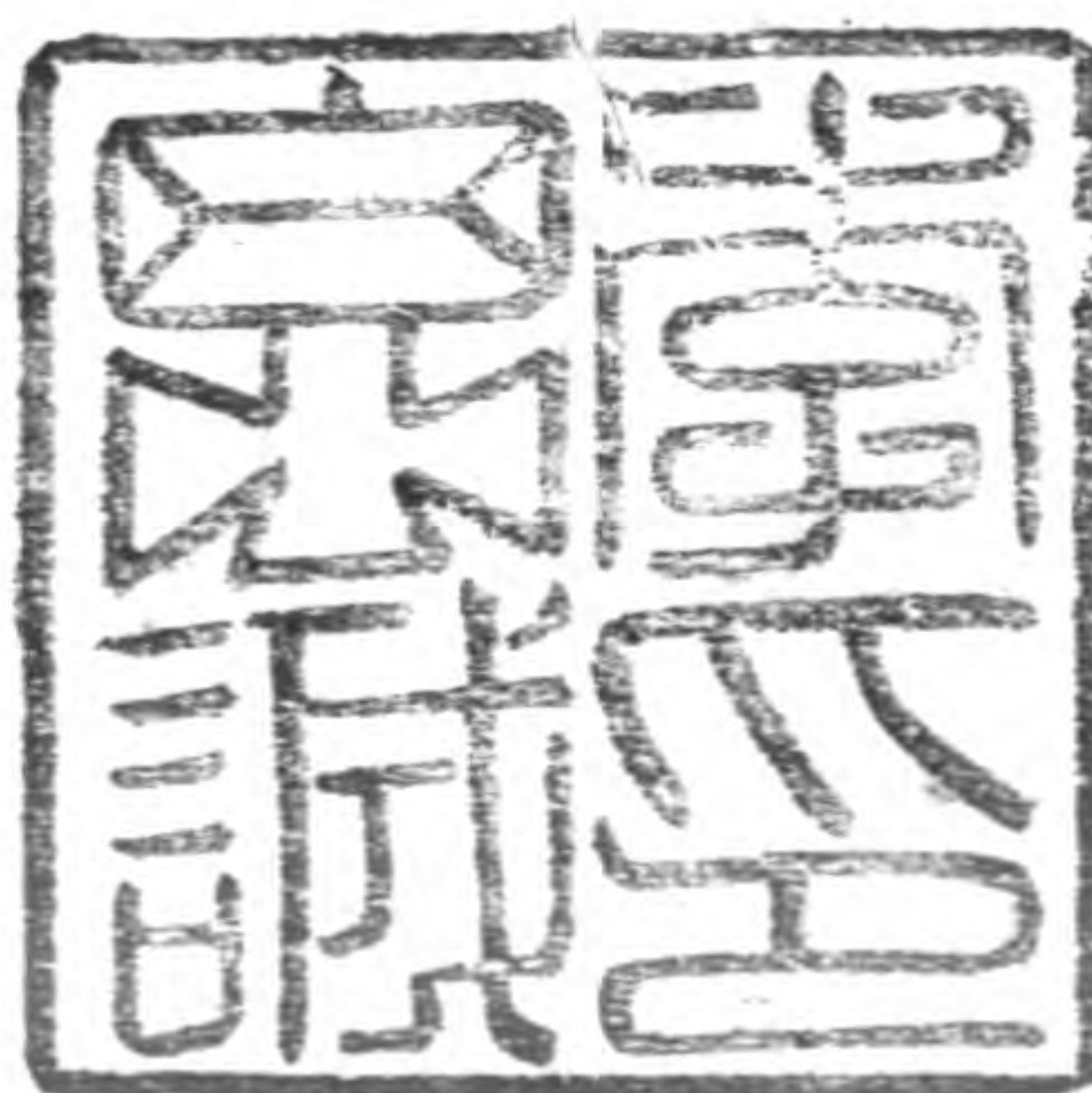
頭儻顧惜小嫌而身名雜狗不

將呼吸而是非亂耶公之言曰  
大孝明於天下後世臣死不憾  
寃之明倫典成至今雖不沒諸  
公之勲而終不能易公之是故  
曰置身是非外也去公幾百年  
而為今之國是人心真有如牛  
渚之浮沉而阿閼之變司空者  
徒乞輦土君子攢眉仰屋歎前  
竟後而扼腕於其難噫安得置  
身榮辱是非外如公者起而任  
之哉縱觀集中如策虜榮倭革  
鎮守議宗室重守令種、經濟  
皆今日所受之病而當日已試  
之方第俞跗之術傳而束手於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李四  
割解戴人之書在而咋舌於汗  
湧則榮辱是非不能脫然胸次  
有以掣醫國者之手耳予備員  
史局瀆

肅皇帝實錄其世紀簡嚴諸大臣生  
平行後裁削裁盡而公獨為典  
覈則江陵張公筆也無忘其才  
畧器業有足相當而苟可以尊  
主庇民安國空家不妨違俗而  
堅持負謗而獨信一時不免於  
駭且疑天下久而安之激有契  
合然者因瀆公集而不能不寄  
思於兩文忠也  
浙東備兵使者前

國史編脩廣陵後學李思誠頓首  
拜撰



御贊詩

戊子新正吉

春饗

祖廟親

祀禮忻已成

肅駕回宮宸

登輦偶回顧

輿南一輔臣

貌竒真才傑

形端志氣伸

外焉表貞一

內則抱忠純

誠正輔吾躬

清白飭乃身

予喜荷

天眷

賚賢作邦珍

庶幾舉夔軫

望以康斯民

直師張忠公小像



國史傳

世宗肅皇帝嘉靖己亥春三月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卒浙江永嘉縣人字茂恭初名璉今名字

上所賜也正德庚辰舉於禮部明年辛巳

上登極賜進士時方議

獻皇帝尊稱大禮孚敬即上疏分析繼統繼嗣之義為

上明父子之倫不可奪眾咸不悅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大禮未正仍上疏爭之與桂萼席

書方獻夫霍韜同被

召至京與衆廷辯竟定大禮陞翰林院學士乙酉  
陞詹事丙戌陞兵部侍郎丁亥

勅掌都察院事治張寅獄是冬陞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賜銀圖書二其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戊子  
加少保纂修

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己丑

命主會試其秋罷政歸行及天津

遣行人周禪齋

勅召旋辛卯更名及字

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印其年乞歸壬辰

遣行人周文燭齋

勅召入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以星異乞  
歸其冬

遣鴻臚寺少卿陳璋齋

勅徵之癸巳復任加少師乙未以疾乞歸  
上累諭固留為之

親製藥餌疾亟乃許致仕

遣行人周光文御醫袁遷齋

勅送之月給官廩八石歲撥輿隸八名有司特加存

問丙申

遣錦衣千戶劉昂視疾齋

手詔趣其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

詔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乃止至是卒

上深加悼惜

賜祭葬有加贈太師謚文忠仍特廢子遜業為尚  
寶司丞孚敬深於禮學丰格俊拔大禮之議乃  
出所真見非以阿世既以是受

上知眷驟躋崇顯而一時議禮諸臣咸被重遣累  
請寬之及奉

詔鞠勦大獄獨違眾議脫張寅之死而先後問官  
得罪者亡慮數十人以是搢紳之士嫉之如讐  
然其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  
其掌都察院不終歲而一時風紀肅清積弊頓  
改在內閣自以受

上特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即同事諸臣多不與聞  
者至于清勲戚莊田罷鎮守內官百吏奉法苞  
苴路絕海內治矣至其持議守正雖

嚴諭屢下陳辭益剴切不撓

上察其誠久久益敬信之常以元輔羅山呼之而不名其卒禮官請所以易其名者

上親按古謚法以孚敬能危身奉上

特命謚文忠其眷遇之隆始終不渝如此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孚敬云

萬曆壬午汝紀訪鳳洲王公於弁園極頌

帝與先太師際遇始終之盛自

明興無兩焉因手錄此傳見貽今奉梓于集之像後用識先勲云孫汝紀薰沐拜手書

太師張文忠公集編梓校名公姓氏

欽差飭溫處循巡浙東道浙等處憲布政司參政王道顯

欽差整飭溫處兵備分巡浙東道浙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丘應和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左參議周繼昌

欽差整飭溫處循巡浙東道浙等處承宣布政司參政李思誠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按察司副使兼參議李叔元

溫州府知府何廷相

繆國維

同知吳學周

劉之藩



通判蔡世勅

車登雲

推官蔣鑒備

永嘉縣知縣莊廷臣

霍化鵬

樂清縣知縣沈立義

瑞安縣知縣吳養忠

平陽縣知縣洪啓哲

泰順縣知縣呂紹淵

太師張文忠公集輯錄繕閱子孫職名

中書舍人男遜志 玄孫世卿 雲孫廷賓

尚寶司司丞男遜業 世美

中書舍人男遜膚 世相

光祿寺監事孫汝綱 世仁

四川龍安府知府孫汝紀 世哲

光祿寺珍羞署署丞孫汝經 世輔

國子監生府縣儒學貢 曾孫國瑞 世翰

國禎 世賢

國祐 世昌

國社 世揚

國禧 世亮

國琦 世佐

國補 世賞

國禔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從曾孫德明

舉人從玄孫天麟同閱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奏疏卷之一

正典禮第一 正德十六年

正典禮第二

正典禮第三 嘉靖三年

正典禮第四

正典禮第五

正典禮第六

正典禮第七

辭陞翰林學士

再辭

禮成辭職

再辭

三辭

奏疏卷之二

廟議第一 嘉靖四年

廟議第二

論給事中楊言

再論楊言

廟街議第一

廟街議第二

廟街議第三

辭陞詹事職

論解言禮諸臣

嘉靖五年

請給假焚黃

再請給假

謁廟及奉安神主議

再議

論大學士費宏

乞休

論免繳大禮集議

再乞休

顯陵議第一

顯陵議第二

進四箴

謝御註四箴

公職守

疏惠通河

奏疏卷之三

進大禮要畧

嘉靖六年

論纂修

應制陳言

論邊務

自陳乞休

再陳

辭免兵務

公會推

論邊將

樂舞議

再議

進明倫大典初藁

論御史馬錄

考選御史

論勘處倭寇

請刊勅 勅諭

明舊制

慎科目

辭掌院事

催取風憲官員

申明憲綱

辭免陞職

請諭三法司

禁革貪風

嚴禁約

頒布大獄錄

公頒曆

論館選巡撫兵備守令

奏疏卷之四

辭免加秩嘉靖七年

請賜書院額名

辭免修建書院

再辭

進杜詩訓解

辭免恩典

再辭陳情

三辭

請宣諭內閣

重制詔

請平潞州議

請定服制

應制陳言

奏疏卷之五

災異乞休嘉靖八年

省煩費

自陳休致

請給假

再陳休致

陳謝遣醫

謝遣使欽賚

病痊陳奏

謝辭還籍

辭取復任

謝 勅官 召復任一謝 手勅入閣辦事

謝 勅諭銀記 書院成陳謝

謝 聖諭 請寬免楊一清

再請 謝寬揚一清

辭內閣首任 日食陳情

請議處內閣官 奉對 聖諭

議南京守備催革各處鎮守

安民飭武

奏疏卷之六

重守令 論用人嘉靖九年

議郊祀 議分配

再議 三議

謝 賜大學衍義 嘉禾頌

議處宗室 謝妻安葬預造壽壙

進女訓詩 請廣儲嗣

謝視祀 天祭器 謝視祀 天龍林御案

謝 聖諭欽定冕服 奉 聖母遊宴

無逸殿幽風亭議 君臣同遊議

奏疏卷之七

議孔子祀典第一 議孔子祀典第二

議孔子祀典第三  
議孔子祀典或問第四  
辭避  
奏謝

謝 陛下侍立  
議祀先聖

謝賜 御筆堂額銀印彩幣嘉靖十年

謝 賜更名及字 御筆大書

召遊西苑  
復開國勳爵

奏疏卷之八

休致陳謝  
問 安

進錄 御札  
謝頒 賜欽天記誦

謝四郊工完 欽賚

問 安  
謝西苑工完 欽賚

問 安  
謝 勅官 召復任嘉靖

十一年  
辭免 恩命

自陳休致  
休致至家陳謝

問 安  
謝 勅官 召復任嘉靖

十二年  
召遊南城

召遊西苑  
救張延齡第一

救張延齡第二  
救張延齡第三

救張延齡第四  
議處大同兵變第一

議處大同兵變第二  
議處大同兵變第三

議處大同兵變第四 議處大同兵變第五

辭免加秋嘉靖十年 論孟夏裕享第一

論孟夏裕享第二 謝 召視祀天青爵

乞休陳時事 再乞休致

請 賜樓座額名 陳乞休致嘉靖十四年

再乞休致 謝 手調藥餌

謝准休致 勅官護送

問 安嘉靖十五年 慶 賀冊嬪

陳奏愚情 謝 勅官 召復任四

慶 賀 乞 恩調理

問 安 問 聖母安

謝 恩嘉靖十六年 慶 賀 皇子誕生

請 冊立東宮嘉靖十七年

謝 宗廟工完 欽賚

遺疏嘉靖十八年

附疏

進繳遺疏 謝 郵典

乞 恩改葬 部覆改葬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一

正典禮第一

正德十六年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 大寶廼即 勅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

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 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



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  
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  
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  
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  
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  
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  
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  
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  
得不為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  
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  
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  
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  
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  
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  
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  
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  
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  
夫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

弟也 皇上 興獻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  
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真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 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

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 孝宗後比之預立

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也假

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

義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

能無疑也今 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

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

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

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

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

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 大統不可絕為說者

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

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

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

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

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

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

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  
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  
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  
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  
宜別為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  
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興獻王不失其  
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  
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  
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 祖宗  
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

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 皇上虛已宏大疇咨

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  
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  
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  
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  
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  
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  
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  
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

君於不孝惟 聖明體察南裁決焉臣不勝懇  
切聽 命之至

### 正典禮第二

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  
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  
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  
為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  
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 聖覽然此  
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  
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和交章擊臣目為諂諛

詆為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  
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祇  
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為非  
而非禮亦以禮為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  
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  
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  
之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  
衆議乎則衆議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  
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  
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

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

大禮或問

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興獻王為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為言者何也臣荅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為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為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為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為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又未

嘗託為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 皇上為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為 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矣其心豈

肯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父

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 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

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興獻王與我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

則我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荅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

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 武宗也是 武宗

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

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荅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

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為  
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  
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  
承厥有常序曾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  
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  
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  
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  
皇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  
但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  
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荅

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方

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

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

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

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

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

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

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而

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

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

乎臣荅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  
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  
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孝宗  
於我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  
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  
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 孝宗不  
果於無後乎臣荅曰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  
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  
之無後者豈惟我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  
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  
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  
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  
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  
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  
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  
子必以我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興獻  
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



又以 益王子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或一道  
乎臣荅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  
為也 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崇仁王  
考 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  
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為禮  
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  
我 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  
之何臣荅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為  
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但  
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  
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  
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  
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 皇上於 孝宗也  
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  
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  
其正也如此則我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  
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為  
人後則我 皇上將不可入繼 大統乎臣荅  
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

嗣也非謂不可入繼 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  
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嘗繼  
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為  
興獻王長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  
統非為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  
繼 大統有不得為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  
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  
何也臣荅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  
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

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  
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坊之  
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天子厥後高貴常  
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乎敬曰有為之私非  
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 興獻王別立廟  
于京師亦有說乎不于於正統乎臣荅曰立廟  
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  
其父者也合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  
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  
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

以魯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  
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荅曰孔子在陳聞魯  
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  
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  
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  
較魯閔公無子庶况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  
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為 興獻  
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  
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 興獻王  
主於 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

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  
臣荅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  
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  
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  
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  
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興獻王  
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荅曰追尊非古也自文  
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為  
父乎瞽瞍為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為父乎  
鯀為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



原件短缺

13、14頁

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  
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  
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  
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  
誠也何獨至於我 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  
親不如己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己也問者  
曰或以 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荅曰  
此膠 崇仁王為後之說者也以 崇仁王嗣  
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  
人情哉今迎之而至 天子之母也為天子之

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  
上乃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  
當聞於 上也如之何臣荅曰敬於人未嘗不  
聞也聞之以說為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  
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  
大夫閒談以為無益也故聞於 上也苟嫌於  
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為忠而將順其美  
者皆不得為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為  
邪說也奈何臣荅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

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乎敬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荅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乎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乎敬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荅曰乎敬不敢為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乎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終身謀也

正典禮第三

嘉靖三年

臣伏惟 皇上遵 祖訓入繼 大統固非執

政之所能援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以 皇上為

孝宗之嗣絕 興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 孝宗之

統失 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子

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惜者

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為問荅論辯其  
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天子而  
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聖諭有云  
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朕於  
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皇上之  
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  
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  
亦以不帝不皇為歎與之爭焉既而帝興獻  
帝以為皇上之心必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  
覘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皇上稱

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不顧皇上為  
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為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  
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  
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

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  
以自伸皇上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  
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  
見不足以明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  
必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為黨臣謂天

理民彝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  
臣不能強人者也執政不能強 皇上 皇上  
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承 聖諭會文武羣  
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世之禮  
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  
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  
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  
受 昭聖皇太后懿旨為之子矣今焉可背之  
皇上已考 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  
興獻帝之稱加一 皇字耳此 臣正所謂留此一字以

滿 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初奉

武宗遺詔為繼 大統非奉 皇太后懿旨為之子

也況 高皇帝垂訓固亦 皇太后所宜必知

者也何背之有 皇上自藩邸為 興獻帝子

服父服矣迎立之 詔嗣皇帝位繼 武宗統

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 興獻帝之

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

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

徒爭一 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 臣竊恐天下知禮義



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  
必亦不能自己者也 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  
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以泯  
皇上之心者也 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  
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可改也況今日以  
君改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疑憚而不決邪伏  
乞再 詔中外必稱 孝宗為皇伯考 興獻  
帝為皇考 武宗為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  
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  
萬世之望也

正典禮第四

臣等伏惟今日典禮之議以 皇上與為人後  
者禮官附和執政之私也以 皇上為入繼

大統者臣等考經據禮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  
有小大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理而已勢論  
之天子至尊無上敢誰敵哉大哉舜之為君視  
天下說而歸已猶草芥也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奪 皇上父母而  
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  
比者伏承 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

議傳聞終日相視莫敢先者勢有所壓理有所  
屈故也臣等竊恐玩愒欺蔽不足以成 聖孝  
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羣臣推誠而詢之曰朕以  
憲宗皇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  
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之詔  
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實為入繼 大統非  
與為人後者也初議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  
慈聖皇太后為聖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  
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茲有乖綱常不成  
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伸繼統之大義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 皇考

興獻帝

聖母皇太后去興國字此萬世典禮

朕不得徇於宮闈謀於左右爾文武羣臣盍各  
念父子之親懷君臣之義其與朕共明公義於  
天下如此則凡在朝之臣其不感泣而奉

詔者未之有也夫禮失求諸野詢之羣臣猶未也  
皇上何不告天下萬民推誠而詢之曰朕以 憲宗

皇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

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之詔

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實為入繼

大統非

與為人後者也初議稱孝宗皇帝為皇考

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興國太后為本生

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茲有乖綱常不成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伸繼統之大義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母慈壽皇太后皇考

興獻帝聖母皇太后去興國字此萬世典禮

凡爾山林耆舊盍各念父子之親懷君臣之義其與朕共明公義於天下如此則凡天下臣民其不感泣而奉詔者未之有也伏惟皇上

聰明仁孝其威雷霆其明日月臣等敢與此議

者誠以皇上至情決不可遏禮官初議堅不

肯改未免重傷皇上之心臣等實懼焉竊謂

崇卑之位雖殊君臣之義則一故敢冒昧以備

采擇但附和之徒必有以此求臣等罪者惟

皇上察之苟得皇上大孝之心明於天下後世臣

等雖萬死無憾矣

### 正典禮第五

臣等聞宋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為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為多竊謂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

載辯之六七疏又不啻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 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 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 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為訓者蓋父子相傳為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非常故為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

下授 皇上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

之訓也擅擁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為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宮中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為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為之子也今 獻皇帝未嘗命 皇上為 孝宗子也 孝宗又未嘗命

皇上為之子也况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人為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

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  
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  
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禘祫云布  
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  
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  
以中宗為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  
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  
可奏可今 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  
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  
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為期同於伯叔父名

曰輕今

皇上尊稱

獻皇帝為皇考

章聖

皇太后為聖母是明為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  
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五曰  
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二  
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  
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 萬乘之尊乎今試  
坐 孝宗皇帝於此又坐 獻皇帝於此  
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播諸 宗祝竊恐  
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母謂妾之無  
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

東夏身書院  
卷之一  
曰女以為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  
夫豈可苟乎今 昭聖有 武宗為之子復以  
皇上為子 章聖止生 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  
議者果為全 兩宮之好乎啓 兩宮之嫌乎  
誠母為母伯母為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  
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  
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  
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  
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 皇上  
當考 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不應為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  
不亦異乎

正典禮第六

臣等伏惟 皇上以純孝之心明綱常之典夫  
何禮官附和奸權失禮於初匿非於後百計阻  
遏三年不成伏承 明命三至促臣等來京蓋  
欲令與執政禮官別異同決是非 親賜宸斷  
以成一代之典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臣等朝

見尚有二三權奸大臣先行風示大小官員俱不許與臣等往來且又浮言恐嚇必欲使臣等變其初說務相和同以揜己之罪也孔子有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今臣等所據者先王之禮也羣邪所挾者奸臣之權也奸臣之權敢以脅天子先王之禮獨不足以繩權臣乎臣等乃不為所動則又嗾所私言官媒孽不情之詞重肆欺妄伏望皇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許臣等各執證據典籍面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以破奸權邪謀以成聖明大孝也

正典禮第七

臣等切謂今日典禮之議與禮官屢疏折辯明白伏候勅旨召對猶恐無徵弗信謹將證據古典并愚情未盡者條陳于後伏乞

聖明留神垂察

一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臣等謹按三代以前天子無嗣者皆兄終弟及無立後之禮防奸臣利於立幼非社稷之福故商書凡兄弟相及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至漢成帝立定陶恭王子為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王子為嗣大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觀此知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

今議禮之臣畔古禮書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此欺妄一也

一 祖訓天子無為人後者臣等伏覩 祖訓凡

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後可知曰須立嫡母所生者則倫序可知蓋兄終弟及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立嫡母所生如嫡長無嗣則立次嫡弟之嫡長不可奪者 太祖高皇帝真稽古三代之禮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禮官必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不惟畔古禮書雖



高皇帝訓亦不遵此欺妄二也

一與為人後者孔門所鄙臣等謹按天子諸侯皆無為人後禮自古為然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為人後者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可見為人後者孔門之徒所深鄙之今議禮者不以皇上為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與為人後之例如閭閻中乞養過房子一般是何說哉況古禮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實大夫士之禮未聞以臣下敢執

八子為人後者此欺妄三也

一皇上實入繼大統之君臣等伏讀武宗皇

帝遺詔云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聰明

仁孝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謂之嗣皇

帝位是繼武宗皇帝之統初無為孝宗皇

帝之子之說至皇上登極之日始變其說以

皇上為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使皇上違

武宗皇帝之詔背獻皇帝之恩遂致父子君臣皆

失其道此欺妄四也

一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慈壽

皇太后為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為本生父母臣等謹按儀禮喪禮篇云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又曰為人後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也不貳斬也夫於所後父母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期年同於伯叔父母名曰輕今 孝宗皇帝本皇上之伯 慈壽皇太后本 皇上之伯母反稱之曰皇考曰聖母而為重焉 獻皇帝本 皇上之父 章聖皇太后本 皇上之母而反稱之曰本生皇考本生母而為輕焉輕者反重重者反輕議禮之臣亦各有父母者試以其身處之於心安乎此欺妄五也

一 皇上止宜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

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改稱 皇伯考孝宗

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臣等謹按唐玄宗

稱中宗為皇伯考宋真宗稱太祖室曰皇伯考

妣及伏讀 祖訓凡親王若天子之姪則稱天

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生可稱伯

父死獨不可稱伯考乎今 皇上以倫序入繼

夫統於 孝宗皇帝宜生稱伯父死稱伯考今禮官

以廟中無伯考之稱棄禮書背

祖訓此欺妄六也

一 皇上宜別為 獻皇帝立廟京師臣等謹按漢宣帝別為父史皇孫立皇考廟漢光武別為父南頓君立皇考廟禮也又按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蓋成帝曾立哀帝為子故師丹以為不可者以共王為本生父故也今禮官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子比之定陶王為成帝子以 獻皇帝為本生父故來邪說紛拏此欺妄七也

一 禮官又以今日事體比之宋濮安懿王臣等謹按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初名宗實仁宗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曹皇后撫鞠之年方四歲親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養之宮中二十八年與 皇上不同況仁宗立濮王子為嗣大儒朱熹已曾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今禮官務牽合強比此欺妄八也

一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至京別立 新廟臣等謹按禮記曾子問篇古遷國載羣廟之主以從禮也今禮官以為史籍並無遷主之事此

欺妄九也

一 皇上入繼 大統遵 高皇帝祖訓不當輒

稱 慈壽皇太后懿旨臣等伏覩 祖訓凡皇

后只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

務毋得干預況立君繼統實遵 太祖高皇帝

兄終弟及之訓 慈壽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

預者也今禮官輒陷 慈壽皇太后違

祖訓以干預外事此欺妄十也

一 壽安皇太后不得終三年喪臣等謹按禮經

嫡孫承重者為祖父母服三年 壽安皇太后

止生 獻皇帝 獻皇帝又止生 皇上今

獻皇帝賓天 皇上實承重嫡孫當率天下為三年

喪禮也禮官乃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但

以文移行之兩京而已夫以日易月三年喪應

二十七日期年應十二日然則十三日之說果

何制也 壽安既為皇太后矣為 天子祖母

矣當 詔天下喪之禮也以文移而不以詔及

兩京而不及天下又何制也夫尊 皇上必當

尊 獻皇帝尊 獻皇帝必當尊 壽安皇太

后此等已往之事莫大之失為天下後世所訾

皇上雖欲追悔而不及者前日既誤今日可容再誤  
邪議禮者皆安然而無警悟此欺妄十一也

一再頒 詔令仍宜更改臣等謹按記曰生曰父  
曰母死曰考曰妣蓋人之生必各稟於父母而  
無二豈有兩考之稱乎雖閭閻童子亦羞稱之  
可加之 萬乘之尊乎主稱兩考不知傍注奉  
祀果何稱乎近者傳聞 皇上於 孝宗皇帝  
稱嗣子於 恭穆獻皇帝稱長子夫於 恭穆  
獻皇帝既稱長子於 孝宗皇帝可更稱嗣子  
乎長子嗣子之別為二主傍注之稱自古經傳

所未載也今 皇上改 詔在一言之決不改  
則萬古之議此欺妄十二也

一今日議禮朋比之故臣等據禮決然以 皇上  
為入繼大統之君不應為 孝宗皇帝之子妄

議者決然以 皇上為 孝宗皇帝之子非入  
繼大統之君兩論相持三年不決夫為 孝宗  
皇帝之子說者其始變於奸權大臣一人而已  
禮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  
義之非者也臣等仰惟 皇上聖明其純孝之  
心如此何忍負之是以奮不顧身與之辯明其

兩京大小官員知朝議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  
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議輒目  
為奸邪風言謫降并考察黜退不知禮者憑為  
舉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語又如九卿六科  
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論同哉如九卿之首  
自草一疏不令衆見止以空紙列書九卿官銜  
令吏人送與書一知字有不書者即令所私科  
道官指事劾之雖大臣多銜寃而去無敢聲言  
至於科道官連章則亦猶然者掌事一人執筆  
餘者聽從勢有所迫故也今在 廷助臣議者  
不為不多瞻前顧後但領首稱是默然喟然而  
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臺諫明目達聰  
今獨無媿於心乎此欺妄十三也

辭陞翰林學士

臣伏承 特旨陞臣翰林院學士者臣聞

命驚惶舉身莫措顧茲侍從之職可濫愚戇之才臣  
伏念議禮之初黨比雷同綱常風掃臣時初叨  
進士積念 朝班不得不為 皇上明辯其事  
時羣衆交攻猛於虎口一人議論輕於鴻毛伏  
惟 皇上純孝之心降自 天衷匪由人奪然

猶欲稽公論不任私恩遂致廷臣三年聚訟微  
臣寸心遲違雖有再 詔之頒益彰兩考之失  
伏承 明命三至取臣等來京蓋欲令臣等與  
執政禮官講明一代令典以為萬世法程未蒙  
面見之召遽有望外之 恩竊謂 皇上召臣本為  
愛禮臣等趨 命豈敢愛官今兩考之失未更  
萬世之議無已伏乞收回 成命容臣進講以  
破邪謀以成令典仍 賜臣以原職還任則  
皇上成聖明之孝徵臣免干進之譏臣不勝感激候  
命之至

再辭

臣伏蒙 聖恩陞學士職已具奏請辭未蒙

俞允特賜褒存弗虞一介孤生叨逢千載奇遇殫身  
莫報沒齒難忘臣竊謂議禮之家名為聚訟芻  
蕘之言聖人擇焉今是非大謬於讒言而正中  
賴存乎 聖斷苦小夫之朋比傷大道之不明  
臣得免投裔之誅敢與登瀛之選再乞  
聖明收回新命容守舊官典禮終期於講明  
聖孝決成於丕應臣不勝懇切候 命之至

禮成辭職

臣叨逢 聖明在上議著當代典禮臣與桂萼等其始生不同方官不同署竊見一時朝議有乖萬世綱常是以見同論同遂不嫌於犯衆理直氣直乃不覺於成仇幸獲 聖明難勝衆口伏蒙 特旨陞臣以學士之官責臣以備講之任彼時不辭無以明微臣之志終辭無以荅 聖明之心今 明詔重頒大禮攸定實皆出自

聖明裁斷非臣愚昧所能與也昔孟軻氏千里見王人以為干澤三宿出晝人以為濡滯今固無益軻自任之君子亦終無尹士自責之小人此臣

等所以義在當去而不苟容者也況學士之官居切近之地臣學不足以備經筵講讀才不足以効史館編纂原非竊祿之官深懷素餐之恥伏乞將臣放歸田里免玷班行又竊念今日驩堯雖雜進堯朝魍魎終難逃禹鼎仍乞

皇上自此親君子遠小人以迓 天庥以臻至治俾臣白首遂箕山之願彰唐虞之盛矣

再辭

臣初因典禮之議不虞執政之臣樹黨匿非壞法亂紀彼時直受人盡言而未遽去者誠以微



臣蒙不韙之名其事小 皇上謨不孝之名其事大故不得已奮一人之身撻百邪之口幸遭皇上英明剛斷更定裁成破萬古不決之疑垂百世不刊之典臣知非功首實為罪魁誤蒙

皇上進臣今職是以再辭而勉強拜 命三辭而莫遂歸休然心迹之未明職任之未解故也夫君

子小人不辯則治亂不分茲如行人司司副柯維熊所言寔各有為記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夫 皇上擴大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非薄也以臣等為君子則不敢為小人則不甘惟在 皇上早辭之而已竊懼食祿不忠者天地弗全成功不立者造化所忌旅進旅退原非素志知止知足實出本心伏乞 賜臣早歸田園無污翰苑苟臣之不去恐讒邪之口終未能已 聖明之心終未能安卒使辯治之 朝長為聚訟之所如此則 皇上奚取於臣之用臣奚補於

皇上用哉

三辭

臣荷蒙 皇上責臣以典禮之講進臣以翰苑

之官 命不獲辭心常負媿一朝殊寵千載竒  
逢然非不欲竭誠殞身以報 皇上顧今勢有  
難容職有難盡不得不為 皇上再陳之伏覩  
大明會典所載凡經筵 欽命內閣學士知經筵事  
或同知經筵事日講官於翰林院詹事府春坊  
司經局官內具名奏請凡修實錄史志等書內  
閣充總裁翰林院學士等官充副總裁皆出  
欽命 祖宗典章因敢踰越 臣忝為學士之官經筵  
日講纂修實錄 臣之職也舍此無他職也今  
皇上與 臣之官內閣奪 臣之職 皇上視 臣如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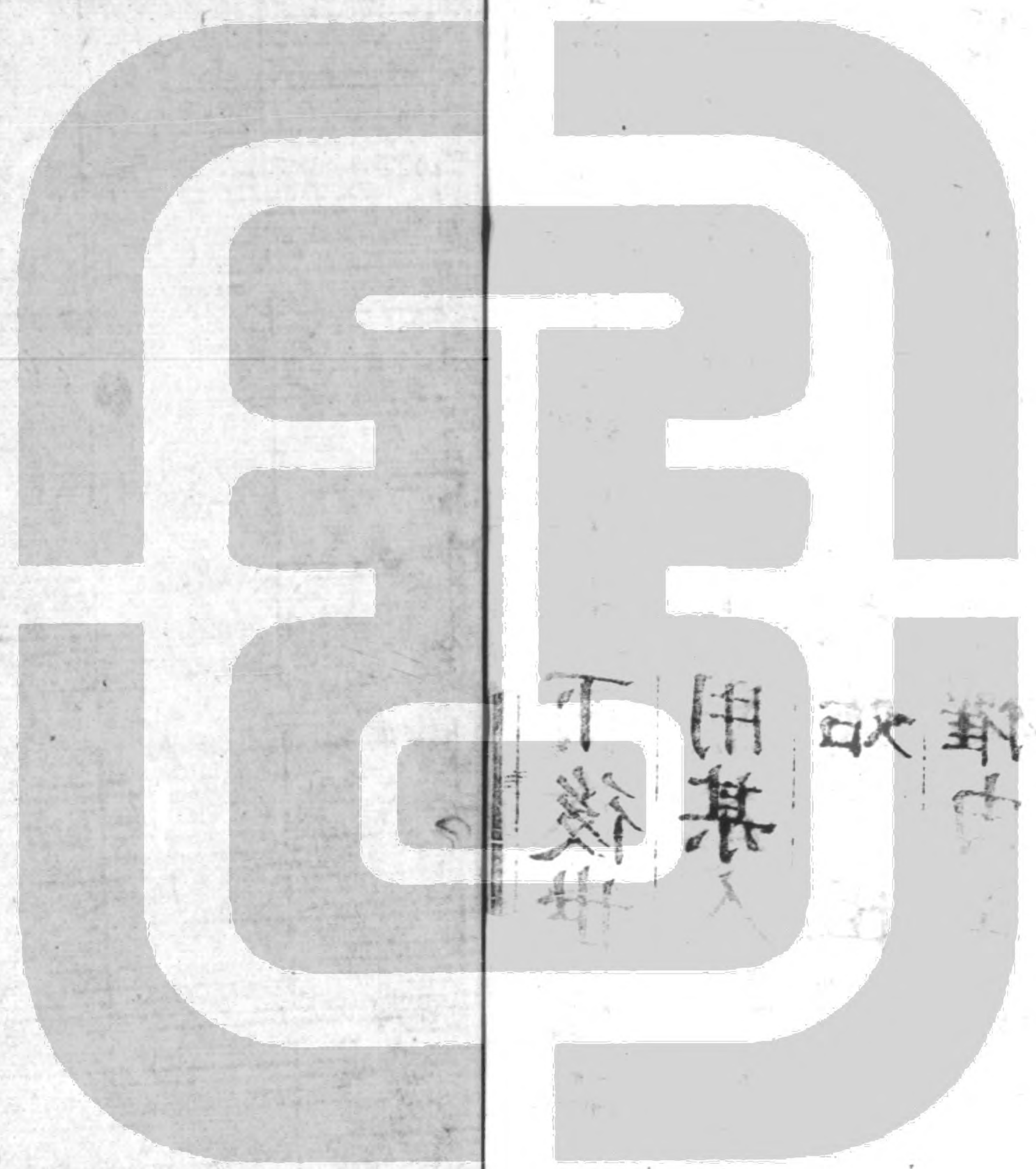
內閣視 臣如寇讐是以徒令 臣飽 皇上之祿  
而不能充報 皇上之心也今夫庶府百司之  
官皆有常職以食於上曾有官至學士無常職  
而但食 君之祿乎苟少知禮義廉恥者決不  
苟容而謂 臣等為之乎及今纂修 恭穆獻皇  
帝實錄仍敢犯侵官之令奪學士之職夫謂  
獻皇帝不當稱考稱帝者內閣之人也謂不當立廟  
京師者內閣之人也至 臣與面質理屈詞窮乃  
懼 臣以不測之禍而懷二心者內閣之人也倡  
言若再更詔我決先去卒乃斥之不去者內閣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之入也名正禮成輒專實錄之功求隴斷而登  
之者內閣之人也 獻皇帝有靈喜乎怒乎夫  
入則面諍於君退而不失其和道也今詔更禮  
定正宜協和以定國是而內閣日以仇恨臣等  
為心使臣勢有難容職有難盡是宜來言者之  
紛拏也夫古之大臣用人之善有休休之心今  
妨賢病國一至於此卒使真才忌而不出正論  
隱而不聞其能成天下之治也幾希 皇上志  
慮日開聰明日廣姑試之而徐察之臣不敢盡  
言也昔孟軻氏有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臣苟不去竊恐天下後世指而言曰學士之不  
與經筵自 皇上用某人始學士之不與纂修  
自 皇上用某人始 祖宗立法之意由臣而  
壞 皇上用人之權由臣而輕矣竊謂

皇上初因講禮召臣之來今因禮成容臣之去在  
皇上無偏昵之私在臣免干進之誚此君臣始終相  
成之道也與其以祿位榮臣之身孰若以禮義  
遂臣之志伏乞速 賜放歸田里臣實不樂與  
此輩同館閣也倘臣不即死日久論定尚當効  
土用以酬

皇上知遇之恩不敢忘也



不...

用某...

...

...

...

...

...

...

...

...

...

